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二十八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彭城郡侯劉公神道碑

我國家

祖宗經營萬方肇自西北究觀古昔崇固之勢威勇  
之略以臨制於中州者 天戈所向以次臣服至於  
世祖皇帝神武達于海表莫或間焉尚論數百年間  
統部莫大於西夏風氣休復後傑間出遭時承平無  
戎事以自見懷其智勇忠直以宿衛於 王庭資寄

道園類稿卷四十二

於耳目雖或位不充其才然其足以用世而無疑者  
猶可因事而論著也惟夏之名族別於唐兀則有劉  
氏焉始居燉煌夏亡徙甘州之張掖今為張掖人有  
諱完澤字完甫者所謂沈毅嚴重偉然一代之名臣  
矣初

世祖立極辨方正位分陝以西立

皇子為安西王以鎮之居六盤山輿衛盧旅咸所稟  
今公去家數千里給事王所日上番直年方十三無  
所闕失維王與妃日見親愛居數年還鄉取婦禮聘



賁用皆王賜也王薨請告歸省 朝廷初分侍衛親  
軍列以爲衛唐元衛之立遣使籍河西六郡良家子  
以充之時乃顏之叛軍事方興所徵發多憚行賂使  
者求免公兄名在籍中公曰兄冢嗣當事父母請諸  
使者親代其行至京師得召見脩禁衛漢兵有衛大  
小將校之設必自唐元衛擇人以為之監將任公爲  
右衛千夫長公曰今天下事定矣無所事乎行伍幸  
得事 上左右盡心進退獻替以就遠業則吾志也  
辭不受朝夕禁近居二十餘年至大某年拜監察御

八道園類案卷四十二

二

史行臺江南而公之年已四十九矣

仁皇以太弟繼大統簡任使以正綱紀尤重御史之  
選公以老成自處同列嚴憚之權貴有居江商集民  
田以自利者民訟積歲無敢理公受詞究實歸田於  
民而語其人曰此非所富爲亦非所以自愛也愧謝  
無怨言延祐元年拜御史移西行臺行臺治奉元奉  
元路守臣之監侍所親之貴幸爲不法無所顧忌執  
法者莫之誰何俄以甘肅行省左丞相脫帖木兒拜  
西行臺大夫始下車即受民所言狀公方守院察狀



具獄事明其辜者果以他事激怒 上無益罷陝西行御史臺而公歸矣明年復立陝西行御史臺以公僉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事探馬軍者昔國人之兵留戍漢地者也其在蜀者戍甘肅地遠而力困軍之有田者征稅與民等公引他軍例以為言遂盡免之一軍咸歎曰公家西邊知戍者之苦不然誰活我乎蜀世將囊加歹進長蜀省負氣使酒陵鑠官府入積不堪公雅喻之曰平章功勳世家保障全蜀威望素著 天子以平章守邊有功自軍帥起拜外宰相之首於家於國所任重矣不小心守法以全終始萬一有敗豈比常人哉囊如歹乃太感悞持酒前拜公曰公長者言及於此吾祖宗子孫之幸敢不敬拜自是見公行酒為禮未嘗不拜俄以母憂去官服闋除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泰定元年文皇自長沙北還顯言於朝曰吾居南方久周知吏民之情觀乎司憲實能剛直明斷足以畏服人心者其惟完澤乎即召歸中臺拜監察御史其始至臺也一見御史大夫中丞而已不復有私謁而來謁者非



公事亦未嘗降接曰吾方職思其憂以報 國家萬  
一而暇汎及常情乎而人亦信其志之所存不敢干  
也每有所言事自署其牘不以要同列同列有所言  
亦無所附麗曰 朝廷各賜一印各盡其所欲言無  
用相比周也即有所論劾事奏不存橐曰吾以意授  
吏而書之意盡言止事行則朝政無失吾職盡矣存  
之將求名耶樞臣某受賄事覺 詔付御史獄公案  
之如法而臺臣有漏言而解其事者公拜劾去之明  
年除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副使四年改副陝西漢

中道天曆軍興迺嘆曰吾老矣不能事事以疾辭歸  
公前後間居南山課家人子弟躬耕于野而告之曰  
吾世家西陲習金革之事幸生明時服田力穡以習  
勞苦 國家舊制設有軍旅之役則父兄昆弟橐鞬以  
行無敢後者過于優逸豈堪事乎居某年卒于正寢  
則後至元之某年某月某日也公蚤年以王事馳驅  
河南之境河山要害豪傑控制之跡無不瞭然于懷  
嘗為子弟家人道之如指諸掌今其子沙刺班起身  
成均敷歷中外氣槩弘毅知無不為大抵皆公之教



也蓋公雖不屑屑於文史之末而卓識獨見一斷於義理人莫及焉蓋嘗曰魚復八陣圖累石適在洄曲江漲束峽勢不相及曼衍而去水已無力所以常不動而非神也又曰弱水合黎皆羌中水名皆與黑水合流而西謂弱水不能勝物方士假以欺人者也其精於物理大槩如此公夫人李氏贈禮部尚書某之孫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某之子也公仕于外未嘗與家人子俱李夫人事親于家飲食衣服備盡愛敬有疾湯藥之奉不資於它人由是故家大族親戚衆多

見夫人之賢無有間言而更相視傲矣是以大夫人嘗祝之曰願爾婦之孝於爾猶爾之孝於我也太夫人歿公在蜀地遠計不時至夫人悉家力以治喪公之兄弟八人皆欲致于孝夫人曰完甫待 天子恩有祿食得以伸情事不當煩兄弟也外有以極其俗之所尚內有以成其禮之所當及公之歸而壘祭無不備具亦賓敬之間素有所儀刑矣子男四人長沙剡班太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次觀音效奉訓大夫刑部郎中次鎖住蚤卒次忙哥帖木



兒從事郎蒙古翰林院應奉女二人長適同郡李某  
次適邪卜不花奉政大夫大都漕運副使孫男女  
幾人至正三年沙刺班拜秘書卿修金史持憲節江  
右用三品恩贈公之祖父某爲集賢直學士亞中大  
夫輕車都尉追封彭城郡侯夫人趙氏追封彭城郡  
夫人贈公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  
彭城郡侯夫人李氏追封彭城郡夫人或嘆曰始時  
與公同爲御史者公名常出其右然其位皆至極品  
而公獨以憲副終豈非天乎然公有賢子方彬彬然

爲時名卿而公之德行益顯則又諸公之所不及也  
況君子以節義爲重班資何足論也集與公子有斯  
父之好俾書其事於墓道之碑顧集筆矣雖忝 國  
史舊聞放失何足以言哉取其可傳於世者而記諸  
此云銘曰

於皇肇興暢宣雲風人傑具來以底會同既寧既壹  
生息萬類惟帝時舉其用不匱曠茲西陲墮山翕河  
神明復完降于屹峨維時雄蕃鎮以帝子總而執于  
帷幄是使帝設匡衛羽林有徵雅志本朝獨先夙興



既見 天子留侍左右敬共朝夕無射彌久古之遺  
直惟帝念之視遠如邇聰明爾資自南徂西載驅載  
驟自信不回清禁之舊悠悠施旌蜀都長沙淵潛神  
明識於幽遐宣言感通仍拜御史執德不回無憚大  
吏屹然老成國之著龜度遼越關匪休以馳歸節而  
老訓其孫子養銳習勞以待國事從容訓言跋履壯  
遊得失古今先幾遠謀先朝經營如指諸掌明識所  
存有順無彊公之同列顯榮崇高公之子孫衆盛賢  
勞學道正誼公則有子高朗令終庶幾在此有責其  
一擬諸形容來瞻來式

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之 國史觀乎中州當 國家興王肇基之

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曰  
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  
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  
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於兵可知者曾祖溫祖德  
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



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雋又無別  
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迺擇知名之士乘傳  
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  
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  
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修其業而二氏之競  
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 朝  
廷在彼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  
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  
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  
既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  
十道勸農使總以大司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  
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  
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曰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  
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公侯爵也辟仲  
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  
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害  
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



多端如文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  
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  
為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  
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為  
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數旁午觀望首  
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疏  
漏彼因得以為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  
固禍出不測而以疏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  
覆之寧受嚴處也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

於此乃檢劾按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  
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  
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三也 國家歲

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  
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博學女百戲眩鬻以為樂  
禁卒外街中官貴人家設幕以觀盧帳蔽野諸王  
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  
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  
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充侈織染提舉儲蓄 華者



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為貧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為 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蒙古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

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徵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徵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陞承德郎本院經筵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燕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鄙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訖監臺除奉訓大夫燕南可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



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孳者遷奉  
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  
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也 上為嘉納時御史  
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  
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  
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  
使以增廉訪司兩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  
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  
訪司事久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

為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俱以法好薦士後  
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父  
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曰卒于官舍元貞二  
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縣村原之先塋得  
年五十有八公取焦氏金追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  
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  
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為  
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  
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鉅鼎旁無使令必示祀賓客皆有



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  
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  
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曰不細  
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為斂其介然有守君子哉以  
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  
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 國史院譯史年  
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  
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

史歷僉淮東山東道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  
副使改副湖南天綱蔭獲嘉簿墓志錄事年二十八  
卒于官女二婿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  
檢校官植槐蚤卒曾孫四炳輝焯燿天綱副憲廣右  
既得推 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  
適至迺命之曰待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  
蓋有待也今蒙 上恩官爵勲封皆四品亦已三年  
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中虜吳伯生氏



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  
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  
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  
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  
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  
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  
多肆肅而正之迺立御史應實刑威有勸有懲治朝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二

一三

清明姦慝不興 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器竊  
我威命狐詐虎虺肆為百欺烈曰嚴霜陰妖莫施以  
爭以抑不遺餘力峨峨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弗  
棘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則以靡分  
條折縷以極其理鉤籍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  
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狷屏息公  
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孚 上恩玉食不會  
疾邦畢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誅  
三年載遷盡瘁以瘠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



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  
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珮歸視其  
阡松柏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有  
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管軍中千戶劉侯神道碑

恭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  
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  
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  
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卒不辱命粵自荒

服俾守茲郡粗息有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  
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  
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  
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  
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  
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  
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取忽  
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  
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



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驅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  
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飾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擅  
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稱邕諸郡  
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維深觸熱茹毒犯虎豹  
踐虵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徭不意而吾大  
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買固  
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  
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  
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  
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  
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  
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  
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世祖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  
忍鬻隸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撻其腹心而制  
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  
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所費鉅萬萬吏士  
或亡或衄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為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  
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撓  
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  
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  
利公有餘而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  
醫百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  
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  
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無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  
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

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  
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  
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早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  
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入  
在金時嘗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干  
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沈鷲善騎射金亡  
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二大人於軍歲  
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  
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



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

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棄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



遂降鎮巢十三年擢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等寨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旣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拜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

大郡隣壤多山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牐二十餘所以脩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



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婿曰傅鑑陳思魯讓張晦  
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孫幾人與  
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  
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畧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  
留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  
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考證者 國家旣  
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旣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  
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  
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  
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  
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  
十百列校庶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  
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  
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  
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蘗弗齊孰芟



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授言  
遠外必爾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既聞  
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昔里哈刺襄靖公神道碑

天生多才以脩國家之用經營之初則驅馳勤勞以  
大其功及其治平則宣布德音以廣其治惟其時義  
其致一也我國家

聖神啓運隆興朔方風雲廻旋元氣磅礴博厚持載  
俊乂之生惟時舉之無不足也

世祖皇帝方在潛時文武忠孝之士抱德懷藝已參  
錯帷幄及其南征北討有事於天下出入任使莫不  
中節蓋天鑑之神明聖度之恢廓凡來歸者一見之  
頃無所不察無所不容無間遠外保養教誨以達其  
誠故百數十年既已用之於當世又有以遺其子孫  
大抵皆其涵煦而長育者也措兵以息觀乎大德至  
大延祐之間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物衆地大文恬  
武熙以宰相敷歷中外功名終身則有若秦國襄靖  
公其人矣公名昔里哈刺高昌之各族也曾祖諱某



妣某氏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妣某氏公以前已酉  
之歲生稍長兄弟五人當分財以居公以英敏剛直  
不溺優裕求自見於明時月忽魯禁近之大臣也見  
而竒之引以見

世祖皇帝則至元乙丑之歲也公時年十七耳

上知人善任故已識之命給事皇太子是為

裕宗皇帝而從安童丞相事宮掖脩宿衛俾觀賢習  
能而致用焉建元之初法度修整既定都於燕歲時  
北巡先暄而後寒扈從之士無敢暇逸以自怠於勞

苦公之在行以謹敏見知是時內置省部外列蕃輔  
寺監之分職守令之共理既已頒列又設御史臺以  
糾察之分置御史負任耳目之寄公自內廷即拜忠  
顯校尉監察御史風采振聳中外肅然當時之盛謂  
之得人則公固在其間矣三年授太中大夫行中書  
省斷事官時斷事官之為職仍 國舊典剖決刑政  
其任甚重非上所識察者弗授也是以公自御史來  
為之而公猶以超拜自謙從可知矣二十一年執政  
用事出為朝列大夫同知揚州路總管府事官隨其



職之品秩為高下時制也明年以兵部侍郎召進九月轉吏部侍郎二十三年出為建德路達魯花赤未數月召還兵部侍郎其官中順大夫二十四年除少中大夫平灤路達魯花赤二十五年除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杭州故宋之舊都民欲惰而好侈逐末而忘本不聞於政令不任於力役公撫綏而教戒之弗革者懲之其民安焉 朝旨粉黃金為泥寫佛藏經公秩滿 上猶命公領之書成歸餘金於官府賜織金之幣一以為賞入為戶部尚書是時 朝廷

開會通河置閘填以節水盈縮而通餽運使商賈工用繁浩公以尚書親視其役厥功懋焉加嘉議大夫賜織金之幣一三十年除中奉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治鹽法於淮東釐革宿弊增課二十餘萬 國家以馬上得天下較獵以習戎事布置開合兵法寓焉其常制也方春行令而傷殺生育弗禁弗戢大德初公還奏事因言曰春獵傷天地生意上為感動中令戒焉七月改通奉大夫僉湖廣等處行中書省事二年改江東道宣慰使二月陞正奉大



夫改除廣東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廣東視河  
南湖北江東在嶺海之表宿號難治外侮下虞自非  
威信兼著不動聲色遐哉遠人其不貽 朝廷之憂  
顧者幾希而郡邑殷富商旅貨財阜通無所底滯五  
六年間治狀上聞內遷宣慰淮東西治功亦著九年  
拜資善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甘肅之為地  
軍儲之實有待於運輸不知其方則闕事而民困公  
之為法先辨於常年費省而不擾特拜榮祿大夫就  
平章本省政事而撒的迷失阻兵沙州諸王南忽里  
之室家陷焉公竭力禦侮護之以安至大初與其久  
入見

武宗皇帝深被慰勞賜以玉帶會改中書為尚書省  
以公為江西等處行尚書省平章政事

仁宗皇帝在東宮公分行省之事於吉安還安西王  
賦稅之籍而上之復有金幣之賜及尚書復為中書  
公又平章中書江西之民樂其惠慈至於父老能言  
之延祐三年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湖廣之為  
地也西控八蕃南制嶺嶠軍旅之事實殫厥心而公



曰益老矣有別業在溧陽因以為居七年己未三月薨於寓地之正寢遂葬焉得年七十有一天曆二年贈公光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諡襄靖妻阿台氏封秦國太夫人子男二長和尚中議大夫鐵冶都提舉次咬住早卒女五人孫男四人曰久住曰法華奴曰寶月曰寶晉女三人曾孫男二人曰五十四曰寶賢久住以長孫性資敏為公所愛教育不離左右通儒家書教之所及諸孫義昌遂登天曆二年進士第久住用公陰授武德將

軍資乘庫大使歷臨江贛州兩路治中今官武略將軍至正四年甲申之正月久住自章貢謁告改葬公於集慶鐘山之下將樹碑而表之以為集自大德來忝仕于史館故家舊人或聞萬一使幕府胡震述其爵里行事歲月來求銘噫世之治也有用之君子歛其英華於平易近民之時雖不以赫赫之名為高皦皦之察為明而始終當貴福澤一門至及民遠者五六十年近者二三載溫恭靜默遺思在焉與朝廷相為悠久善福世者可以徵於斯銘



天地之心生生不已聖人之心與天同理昔我  
世皇命將出師神武不殺告戒有司顧瞻東南不戰  
而服凡歎有生綏我多福方春發生天之至仁乳穀  
之殘何來鳳麟傷哉于田火烈具舉槩於皇心維  
此之故公自御史至于蕃宣豈無他憂惟此之先  
天命

祖宗以仁立國仁及鳥獸聖元之德時之治平化日  
舒舒大臣之言匪寬匪迂親親仁民至於愛物萬世  
之基捨此誰則由是誰之見公本心視民如傷盡乎

有臨以是報君以是率職以是夙夜有順無慮七十  
其年五十在官南西北東車徒桓桓壽考以終大秦  
錫爵鐘山之瑩松栢森若侃侃孫子能官能文刻銘  
豐碑千載有聞

立只理威忠惠公神道碑

昔我

太祖皇帝神聖威武龍興朔方東征西討豪桀景從  
而天造草昧雲雷方屯容有忠義特達之林簡在帝  
心未究其用而神明佑之妥其子孫沐浴聖化休



養生息以成毓忠良使顯榮於休明熙洽之世者則秦國忠惠公世家是也公諱立只理威其先西夏之貴臣唐兀之令族烏密其氏也由也怯律公仕西夏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太祖天兵至河西得金紫公之幼子察罕敏慧通達遂蒙信重時夏人未服從也圍其城五旬弗解夏人弗能支遣金紫以講和使見

太祖和林奉夏主之女請為購以解

太祖命金紫與扎刺可抹哥那顏胥金和酒飲以為

道國類彙四十二

二十六

盟約為兄弟抹哥可貴族重臣飲金國之重盟也歲戌戌

太祖之征回鶻也夏人不能以兵從既克回鶻益日疑懼金紫守甘州以備烏末幾旋師擊肅州父乃克之詔察罕曰汝父嘗見我於和林朕知其為忠義人也吾討回鶻平肅州皆以後服見誅聞汝父守甘州汝往告之使來歸以全生靈可也察罕領所部扣城下諭旨意金紫率其眾來歸甘州之副貳阿綽等三十六人攻殺之併害使者上怒急攻甘州阿



綽等三十六人以其城降

太祖諭之曰曲也怯律何在阿綽對曰以其不肯降而殺之矣上若曰爾謂朕不知邪朕始以生靈之故諭其來歸使代夏主以撫爾民庶其生全也汝自為厲而殺之盡殘其民而卒服於忠順無所當焉敢欺朕邪盡斬此三十六人者甘州平上終念其父子而不忍心也勅諸軍護視曲也怯律家勿敢有所犯得其子曲也怯祖則察罕之兄也怯祖於夏國嘗舉進士第一人及見

太祖命從諸王察台鎮回鶻其官曰達魯花赤猶言為之監也執事王妃兀魯忽納氏而治其官府焉他日

太祖思金甌父子而問之謂左右曰怯律寧有他子孫乎左右不知也夏人有浮圖師得見上上問之以怯祖所在對上亦記之遣使至回鶻給驛召還既見年已七十矣命之以官辭曰臣老矣不足用上曰汝以省臣治汝故邦苟一歲其民得無一歲之安邪頓首謝不能賜白銀貳阡伍伯兩給其故主田



牛而老焉怯祖生呵波古從諸王阿魯忽於回鶻寶  
居薛迷昔干裏之地領番直主弓矢鷹隼之事而治  
其人民焉於國語為怯薛之長其所事則火兒赤失  
保赤怯忪只也於王子為近臣矣不得年而没生子  
三人榮祿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亦力撒合  
於公為兄而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答哈元  
則公弟也

世祖皇帝時擇於勳勞功伐舊臣故家之子孫散在  
外服者及其幼盛每賜 召見視其姿志孝誠篤可

公道園類高宗四十二

二十八

信用者得脩宿衛在禁近使熟於兵聞成之而用之  
至元十年 勅以驛騎六十 召公昆仲至 闕見  
上命公兄為速古兒赤 主上方服御而公亦以禿  
薛怯薛必闍赤隸 太子宮府從其長主文書以實  
事

裕宗皇帝也居七八年 上以川蜀之險恩威所加  
亦已久矣失控引西南宿兵重地傷殘相仍而民未靖  
安也思以信任識察之密精神足以達變惠愛足以  
及物者而使之於是命公以一麾臨其要郡以輯撫



其凋瘵焉遂以嘉議大夫出為嘉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則至元十八年辛巳之歲而公年二十有八矣上思與民休息重民社之寄以息訟弭盜均賦力田責諸守令而嘉定之政咸如其章諸司薦者以為言問閭井里之間或者其庶幾矣而盜起西南夷踴數十萬興言擊成都形勢甚急省臣舉昌汪公宿將能兵善守禦事有其備而曰吾民力竭矣師旅老矣非合兵相為聲勢不可也願上所知信言可徑達者莫如公遂遣以行公晝夜疾馳至京師見上陳書

軍事急遽之狀左右或曰疑未至是也公慷慨流涕曰蜀人忍死以待明詔之至我無寢食者十數日以告而欲緩之邪上若曰卿言是也全蜀之地

憲宗大駕西征而竟不復焉雲南險遠朕親經理亦未可忽也召樞密臣即日調符遣兵命使乘遽傳以應之即上前賜上尊天鵝飲食以勞公諭之曰兵已行矣然西南之人生長亂離厭兵而畏禍豈不欲一夕之安哉御之垂其方保之不以道使等死之念生而莫知制矣鄉其報諸將布以朕意叛則討之服



則舍是無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心定矣三將加賚魚  
已而悉如 聖慮云留公為泉府卿泉府者 國初  
出內帑資大賈貿易民間及海島夷貊藉 國家文  
書以行無間深遠無敢邀拒蓋將藉以通幽險察幾  
微非直為利也故其始命官非通練如公者蓋鮮與  
焉而勾稽出內錙銖千百無敢隱者二十七年拜刑  
部尚書明年度吏李禎訟漕臣劉獻盜粟上下視  
時宰桑喜意鍛鍊成獄公曰廷尉天下平 輦轂之  
下漕臣以冤死何以示四方乎以其實聞獄平而宰

臣不悅矣未幾出為中奉大夫江東道右尉使即所  
治郡新學校謹教養拔俊秀而用之嚴以御胥吏胥  
史無敢欺明以察豪橫豪橫無所縱直而不屈正而  
不阿權要亦無所加其侵波焉元貞二年拜通奉大  
夫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屬郡有毒夫之獄連逮數十  
人加以榜掠卒無其實公按而實之蜀人至今道之  
不能忘大德三年以正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行湖南宣慰使使治長沙南控嶺海蠻徭保山澤軍  
旅時起海島諸夷琛貝之貢道所從出方伯所治水



陸遠使使者方午軍旅所關謹郵傳嚴館堠具芻粟  
理郡縣飭道路厚往而薄來軍旅閒暇賓佐從容遠  
邇之交晏然而有餘矣大德四年以舊官移荆湖北  
道宣慰使興利除害知無不爲得民間不便事十數  
條自行省達於 朝廷其最甚者如屬郡諸司職田  
固已多取於民而江陵實無田以其數隨民戶所輸  
糧數而加配之凶旱無所免貧富無所逃責價至倍  
徙觀望相先而莫之損民病以困而莫之恤 朝廷  
議遣使理之會有 詔停所問然實無田者猶得計

其數隨俸與之民間少紓矣七年拜四川行省參知  
政事又明年進拜資善大夫四川行省左丞會蜀飢  
公親爲勸分貧者得以活富者無所病又出私財買  
地畫爲區兆不幸孽殪則有所藏焉蓋出於切懇之  
誠也於是修寬政以紓其民屬部告治十一年朝京  
師 天子勞焉有白金對衣之賜進拜資德大夫湖  
廣行中書省右丞武昌歲造上供服御織紋采色備  
極精好至以省臣領之 朝廷度所用鈔多少有司  
之 給驛負錘官吏工徒跨州越郡求良絲之郡而



買之動經年歲更易冒濫駟僮囊橐侵漁出入互相  
爲欺工人受之杼軸之間則亦無幾推剝延引僅或  
成之公府之給既無其實工役就作日負日貧爲害  
有不可勝言者公留鈔於庫民藏絲者命工人擇取  
而買之騾傳之費轉輸之勞奔走淹留之苦既以悉  
除而工成之日計官給之價猶有數萬緡之贏作者  
既精民不知病他郡推而用之亦良法也至大庚戌  
十月乙卯薨於位得年五十七歲公夫人梁氏與其  
子買訥韓嘉訥奉喪還大都延祐元年四月癸卯葬

諸宛平縣池水村至治二年追贈資德大夫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寧夏郡公謚忠惠公夫人  
梁氏封寧夏郡夫人治家謹法度有母道教二子爲  
學使從賢大夫士遊俾有所成立後至元二年八月  
二十六日卒十月癸酉合葬忠惠公之兆至正二年  
加贈推誠亮節崇德贊治功臣榮祿大夫中書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仍謚忠惠梁夫人追封秦國  
夫人二子長曰買訥次曰韓嘉訥皆起家爲監察御  
史買訥自御史十四遷今爲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



肅政廉訪使韓嘉訥由御史十四遷為西御史臺侍  
御今為同知宣徽院事孫幾人公女五人長適銀青  
榮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大夫某皆故次二適  
故四川蒙古軍萬戶某次三適資德大夫行中書省  
右丞湖南道宣慰使某皆故次四適中奉大夫戶部  
尚書某次五適漢中道廉訪副使某一門貴盛赫奕  
於當時原其遭遇之初退藏之久而發於公至兩御  
史其報國之忠未可量也明年買訥自山南使人  
至臨川山中告於前太史虞集曰先公之沒三十有  
四年矣

聖天子念家世之舊不以買訥兄弟之不敵承之風  
紀於中外去年賜明詔因寧夏改封於秦猶故國  
也官秩皆一品矣而神道之碑未有刻辭則上無以  
彰清朝之休明下無以述先公之遺德是以大懼  
而不敢朝夕之寧居也昔嘗見子今二十年矣敢以  
碑銘為請為集老病江上筆墨荒落於舊事多所遺  
逸文字不足以傳世其無所辱命然使人暑行三千  
餘里不得有所往復固辭為則傷孝子之心而非故



舊之情矣敢執筆叙事而為之銘焉其辭曰  
於皇

太祖知人任使弗究其身猶在孫子桓桓西征夏方  
用隳有使欵延獻文綏師

太祖見之曰此忠愛盡其臣後盟受約而退還報其主  
俾守於甘天討赫然回鶻既戡移兵伐肅百戰危蹙  
惟甘齒唇諭使乘服昔善其使今活其人彼器不回  
殲我良臣平甘之日末其宅里申戒軍士勿敢殘毀  
有子衰然端紳來朝往佐宗藩勿憚疏遙維皇鑒思

道園類稿四十二

世四

契闊霜懷白髮蒼顏駸駸乃來慨汝故邦爾長爾撫  
彼黎才遺有鞠有哺再拜稽首老矣不堪俾安厥家  
民知覆涵賜金在床田有良報以畊以食俟我來士  
世祖巍巍禮崇樂興汎覽舊門世材世能爰詢爰評  
執事左右文武忠孝皇則多有其孫說說結駟載馳  
豈敢自言 天子之思伯也在公靡夙靡夜前星有  
輝仲服其御伊仲維何侃侃秦公簡在 上心恪恭  
匪躬乃眷西顧維蜀之士受兵最先服我威武越歷  
歲年靡安靡寧暨于大同錫之生成有田有桑有疆



有理布在守吏遂我民志有嘉名邦汝往治之示則  
列城則予汝知蠹彼西南蜂蟻聚屯傳言寇邊旄倪  
震奔維時元戎守禦斯備孰予往告 天子萬里咨  
維嘉侯 天子信親馳歸奏言無誠不陳 天子曰  
咨方城額額勞我師旅迄可康息南徼茫茫經營艱  
難臨事好謀信如爾言乃命出師彌縫犄角成筭神  
明近出帷幄好生惡死詎匪其心叛討服舍敷予德  
音牛羊芥斤草木雨露下欲上從維公之故相維長  
江道繇蜀都江陵武昌爲流爲瀦長沙之雄建鄴之

固東南奧區首尾心膂公相方伯亦帥其連往來蕃  
宣將數十年其惠在民其勲在國胙爵上公允稱其  
德二子之賢奉其遺忠中勤外勞有言有庸持節山  
南踐公賜履千載永懷金石之紀宛平之郊松柏十  
圍雖匪故鄉依于邦畿述德論世匪溢匪侈徵於來  
謀孝心勤止衮衣繡裳原鼎及嘉以饗以歌視此刻  
辭

江西省左丞史公神道碑

我 國家龍躍朔方中州豪傑率其土地人民雲附



景從以效信任立功業以保其生息而奉政令者相望而至

世祖皇帝建國號頒正朔內修制度外事征伐功成治定四海畫一將相諸侯王得以功名終其身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至于今八十有餘年世臣之家子孫孫子襲先人之業以服事明時內廷外朝股肱耳目之寄往往取諸其人聲名素孚於衆庶從容事功習於見聞若出性成非踈遠驟進者之所能及也集嘗待罪文史之間觀乎大臣世系則真定史氏

父子兄弟偉績榮名顯于一時而羣公列侯莫或先之矣至其五世則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之薨其子鈞鑑鉞既奉其喪歸葬真定姜固村之先塋明年以其歷官行事歲月刻諸神道之碑使鉞求集於臨川山中而使執筆焉公諱堯字存和高祖秉直故行六部尚書曾祖天倪故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祖權故鎮國上將軍江漢大都督謚武穆父燿故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謚義襄子一人公也公先世皆大臣事在國史



墓道之碑皆有紀載今特著其係於世次者云昔者都元帥沒於軍 天子命公弟丞相鎮陽忠武王天澤之後丞相請分都帥之事爲二以民政屬其子揖以軍事屬其子權是爲武穆丞相子湖廣平章格始無子以武穆之第四子權爲子服其虎符世其鄧州舊軍萬戶萬戶者 國家之所重世臣之所以爲貴而子孫守而不敢失者也格後生子而屬軍事於義襄如故其沒也治命盡以真定之產業與之平章沒義襄既喪而葬之得入見 上奏曰始先臣無子臣

以從子爲之子嗣長其軍先臣今有子榮請以軍事歸之而併以真定遺業與焉 上歎曰是有丞相之遺風矣從之然則史氏之盛豈徒勲名之異於人哉家庭之間父子兄弟遜讓成風此其所以爲久遠盛大也歟公生而穎異氣宇魁岸大德中公年二十餘是時 天子修

世祖之業思  
裕宗之舊事

太后於隆福宮備極孝敬世臣子孫多在禁衛



勅公與焉未幾除奉議大夫樞密院斷事官樞密皆  
責重大臣宥密事重即有所詰問與奪決斷是否則  
以屬之公明敏悉典故當事不讐於威勢不徇於阿  
曲詳審明白名聲翕然丁義襄公憂既葬奉其母常  
山郡夫人劉氏居南昌南昌義襄舊所治也有遺愛  
在人是以居之

武宗皇帝在位

仁宗以皇太子居東宮每與近臣論開國承家故舊  
子孫輒進諸朝而用之公得召見將被顯用以母夫

人之在南也請郡以便養是以有守瑞州之命焉郡  
守秩三品有司持格自奉議陞朝列階四品耳及行  
得見 上受 明詔 上慨然曰丞相玉帶猶在卿  
其服之固辭不獲命遂服以臨其民昭異數也瑞之  
爲郡常困於兵橫而吏頑僚吏爭以己見事公始至  
人頗以世祿易之公明決擿伏議論者安其分歸橫  
者畏其公更自首伏郡有蒙山產銀冶官貪虐不法  
民以大病公驗戶糧以出課謹公用而絕濫費費省  
事集民用少紓乃得以其暇修耕桑之本申孝悌之



義民象而祠之至于今焉移守常州進中議大夫  
朝廷以江南四租經界之不修賦稅力役多寡有無  
之不均而病吾民也浙西尤甚命重使齊而一之謂  
之經理使者急迫有司奉行爭以增益爲功民大擾  
公在常聽民得自首實所增不至甚多墾田三十頃  
種桑十萬禁游惰罪豪強而訟稀盜息增學田謹講  
課民睦而知教建康有獄李亞五實不爲盜馬合麻  
實不殺人皆在重禁公以行省之命鞫之盡得其實  
皆得釋去人以爲神明延祐間超拜中奉大夫陝西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陝西軍亂既定 詔赦天下有  
司猶索註誤者名公曰大赦旣行恩澤曠蕩不宜猶  
有所檢校奏聞免逮問者千四百家兵後大饑請大  
賑之奏入不俟報發廩以贍民有司難之公曰設不  
從以私家之產償之耳 天子仁聖如公所請有妖  
僧起兵叛公率師討獲之陝民歲辦鹽課良苦奏減  
五萬緡親王大府之在西者陝民爲結網歲以絲公  
田民病勢極矣易以麻歲省費亦五萬緡初陝西一  
軍有賜地二千五百餘頃以贍之官給牛種之費歲



父軍盜賣爲私田且盡給費於有司如故公括見耕  
之田而給之省常費二萬八千定成寧縣枉以王奈  
奈爲盜而獄成理出之至大元年移參湖廣政廣西  
徭民竊發嶺海間治者失其要領久無成功公察情  
僞別利害動識幽隱治之之方粲然宵中未及行有  
參知江西之命則泰定元年也明年進拜資善大夫  
本省左丞江西義襄之舊履公又嘗守郡知民間之  
休戚臨事剖決沛如也治銀之禍至是始得去其姦  
吏首惡如公之志云州郡胥史遷補悉聞諸省公曰  
此非宰相事也使郡得循例而行至今便之天曆初  
丁常山郡夫人憂旣葬還居南昌公同僚有以私請  
於公而不獲者憾焉後其人用事好中傷士大夫公  
往來湖江之間避之得明哲之譽年六十有七薨於  
寓地之正寢則至元庚辰九月二十一日也公娶王  
氏封常山郡夫人次袁氏孔氏周氏子三人鈞奉政  
大夫常州路宜興州知州兼勸農事鑑承直郎興國  
路總管府判官鉞未仕女三人長適提舉郭伯都次  
未行孫七人孫女五人公蒞官居家容止整暇遇事



有湛思雅量望而知其為將相之器也逢時承平天下無事敷歷中外其可驟見者如此豈盡其用哉

曰  
國有世家在鎮之陽將相王公父兄相望天子西祀家亦五葉錦衣玉帶於粲其燁江漢湯湯我武維揚賜履孔嘉陝鄂豫章兵餘之饑財匱民之妖囂迄誅吏用遵法擊楫安流言清島夷襟江帶湖俄易其麾爰陟丞轄踐其虛左旌旗間閒百福是何都人曰嘻我識義襄有之似之見公斯堂知止不死莫比南

道園類集卷四二

四一

服公侯子孫無往不復懷其  
歆錫長慶流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二







